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

敘例

目錄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十一 史部

前漢書敘例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服應曩説疎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為抵捂自茲以降蔑足有云帳前代之未周愍將来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滞將以博

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嵗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耻狂簡輙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

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録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来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

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删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外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為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眛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歴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閒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畧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秖穢篇籍盖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謩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蓺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駮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說苟

會㣧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
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
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
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
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
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
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

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擿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賛舊書一遵軌轍閉絶歧路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頴川人後漢祕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宋祁曰

景祐閒余靖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愼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

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荆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

傳一
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黄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彦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

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

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髙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髙平人晉中書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

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宋祁曰景祐余

靖校本云劉寶字道字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説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駰史記序云莫知姓氏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酈元注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為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虨誅之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髙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為于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録云祕書校書郎中傳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曰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駮衆家訓

義此瓚疑是傅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顔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祕書監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宋祁曰景祐校本作字伯淵

前漢書敘例考證

儲君體上哲之姿云云○臣名南按顔師古因太子承乾之命注釋漢書故此序首言儲君其書成於貞觀十五年歲在辛丑故曰歲在重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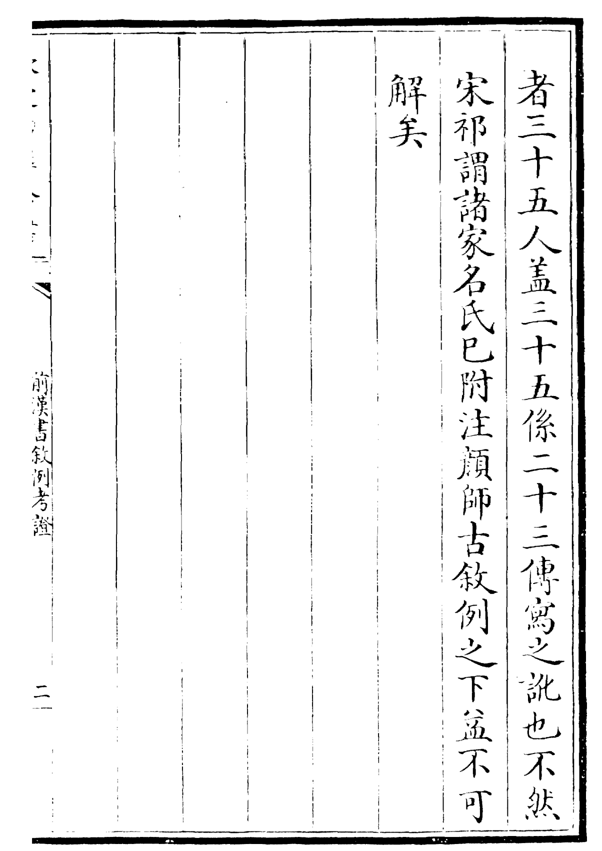
茍會局塗○監本别本俱訛作局塗非也今從古本改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云云臣浩按此另爲一條監本接連前文非是今提行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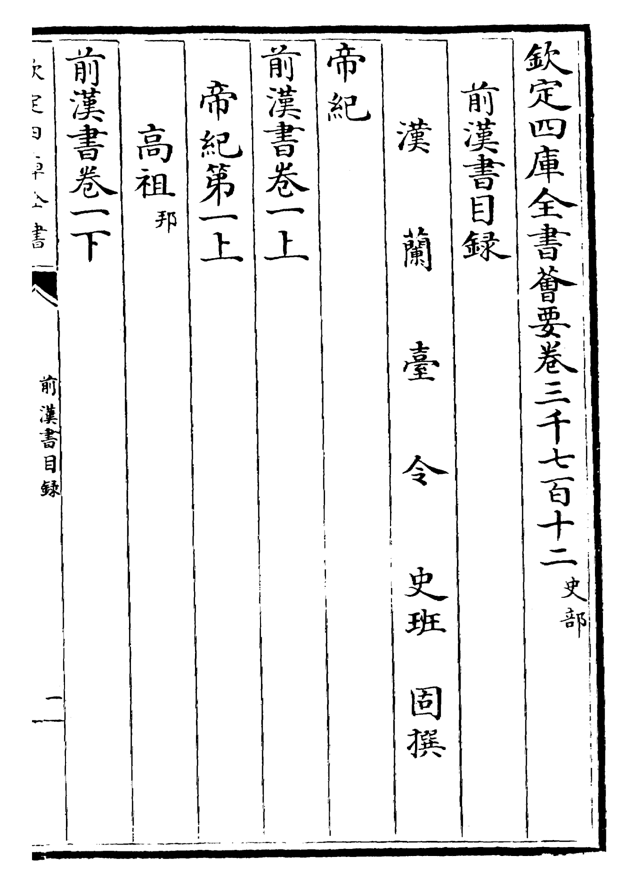
魏建安中○顧炎武日知録曰敘例列姓氏鄧展文頴

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臣名南按日知録說是又文穎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按兩漢無府丞官名甘陵改自安帝或如續志太常屬官每陵園令各一人丞及校長各一人則文穎為甘陵丞不得云為甘陵府丞也

清河人一云河間人○河間訛阿間今改正 臣名南按師古所列諸家名氏自荀悅至崔浩共二十三人而監本載宋景祐時余靖上言總先儒注解名姓可見


者三十五人蓋三十五係二十三傳寫之訛也不然宋祁謂諸家名氏已附注顏師古敘例之下益不可解矣

前漢書敘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十二 史部

前漢書目録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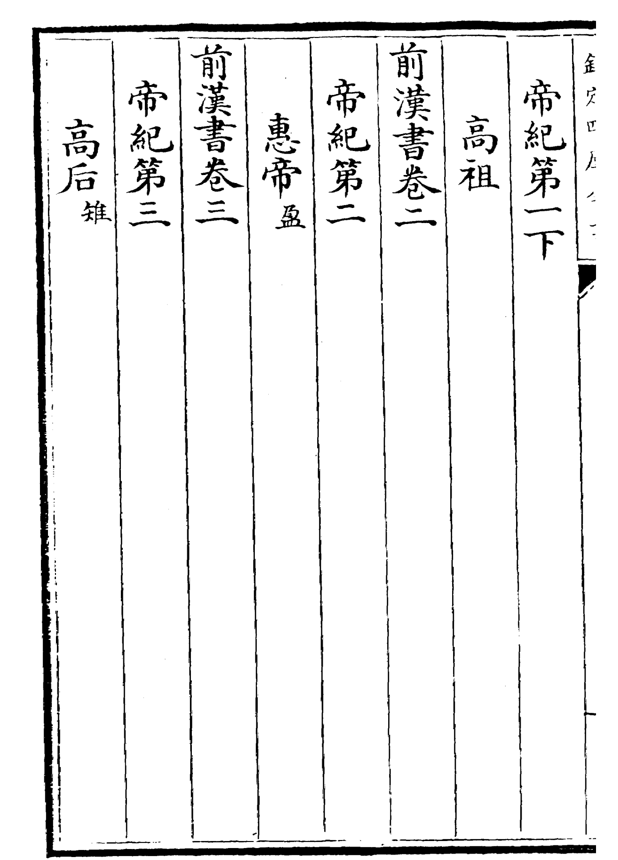
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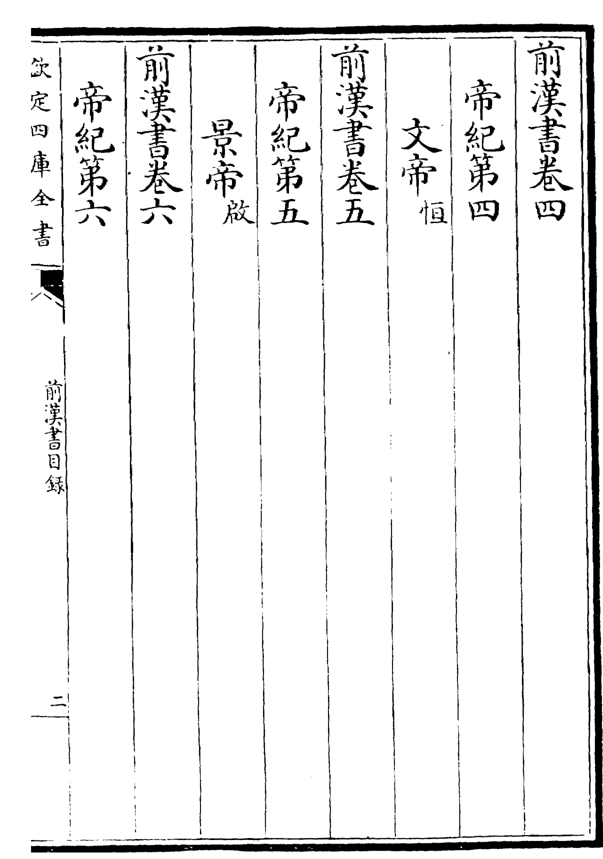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一上

帝紀第一上

高祖 邦

前漢書卷一下





前漢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帝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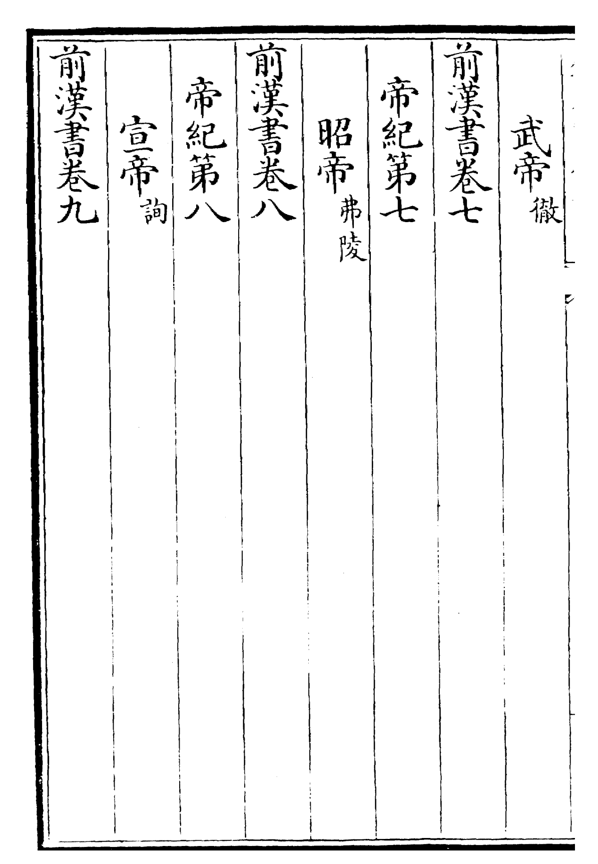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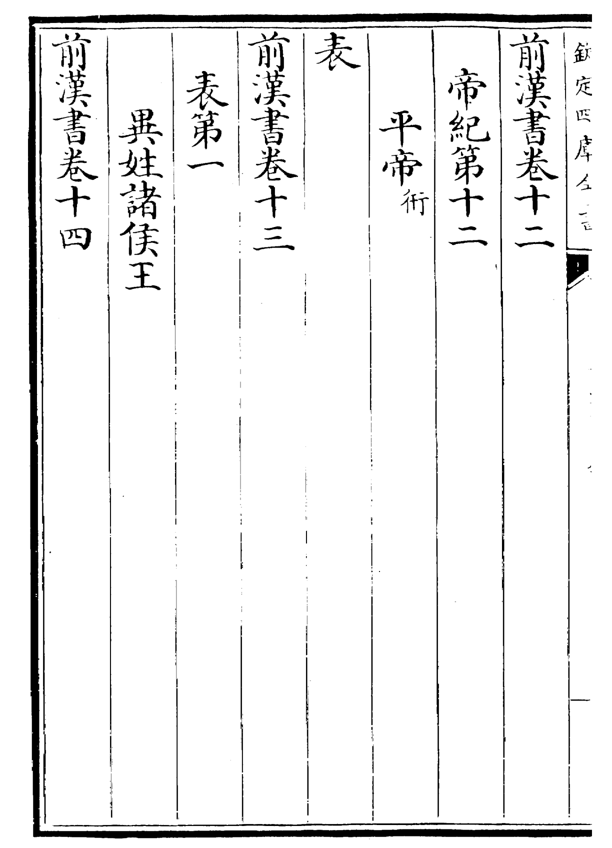
帝紀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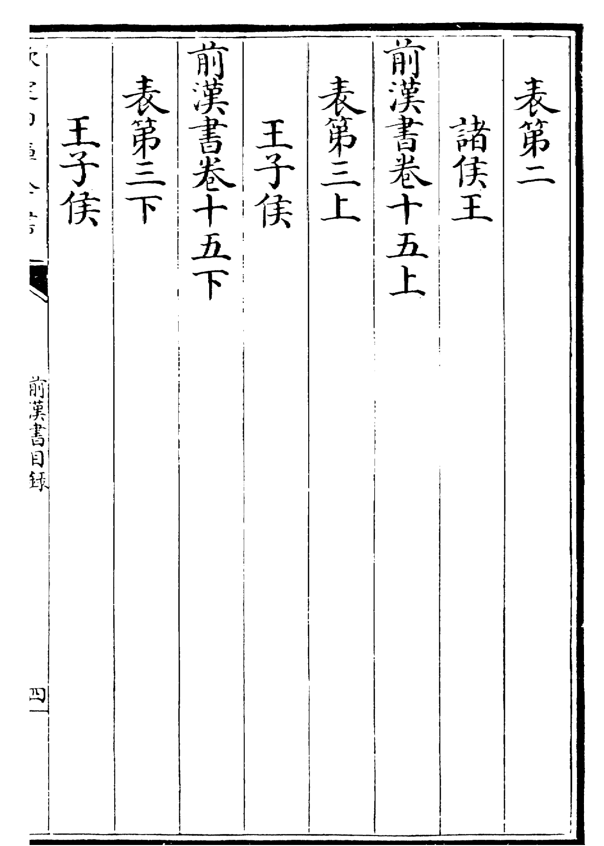
景帝啟

前漢書卷六

帝紀第六







表第二

諸侯王

前漢書卷十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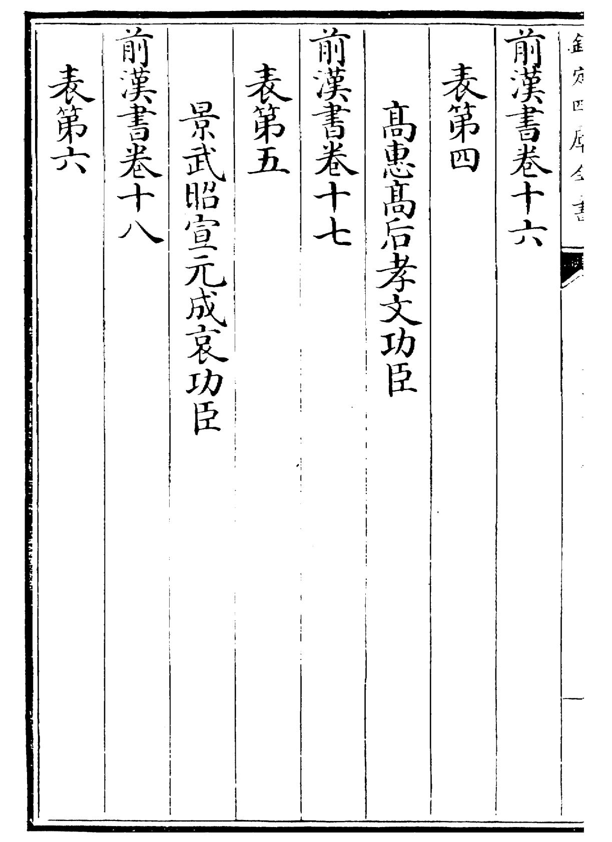
表第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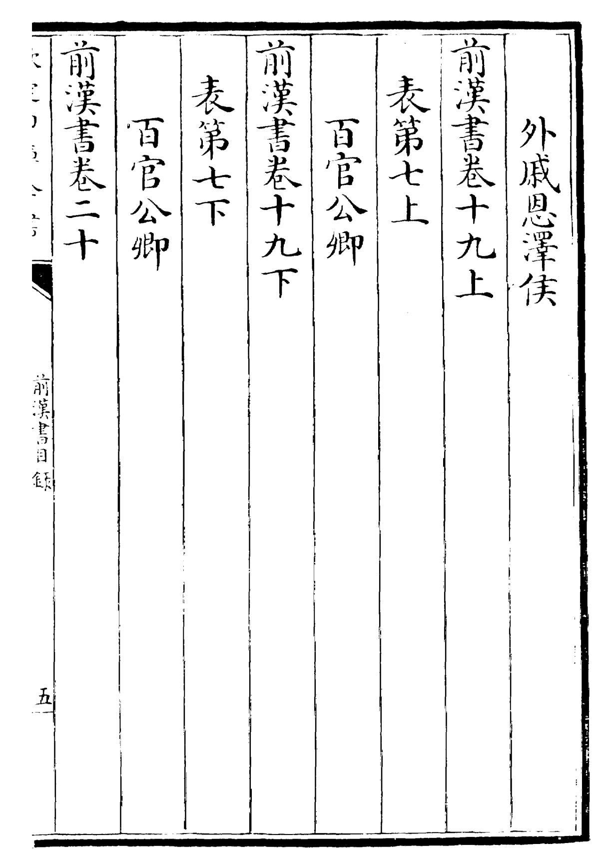
王子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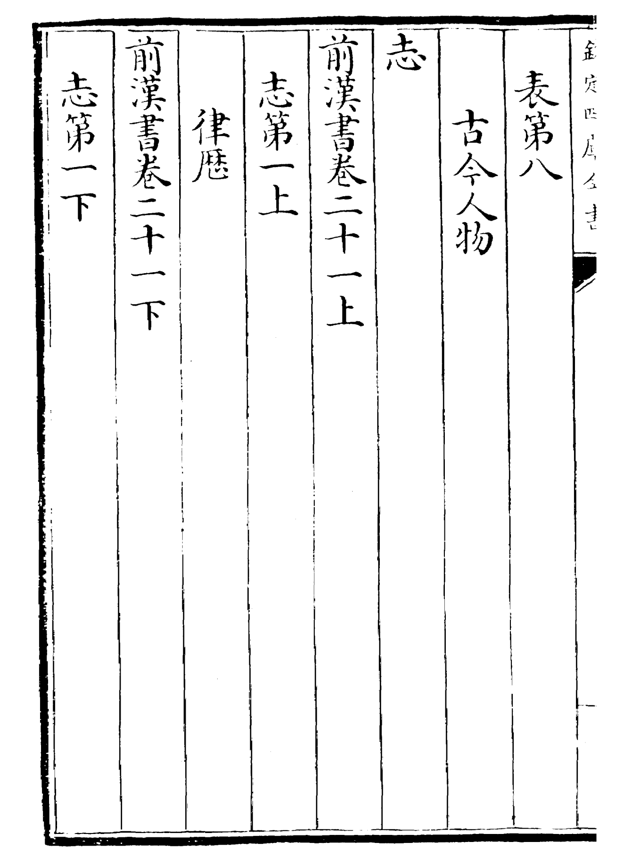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十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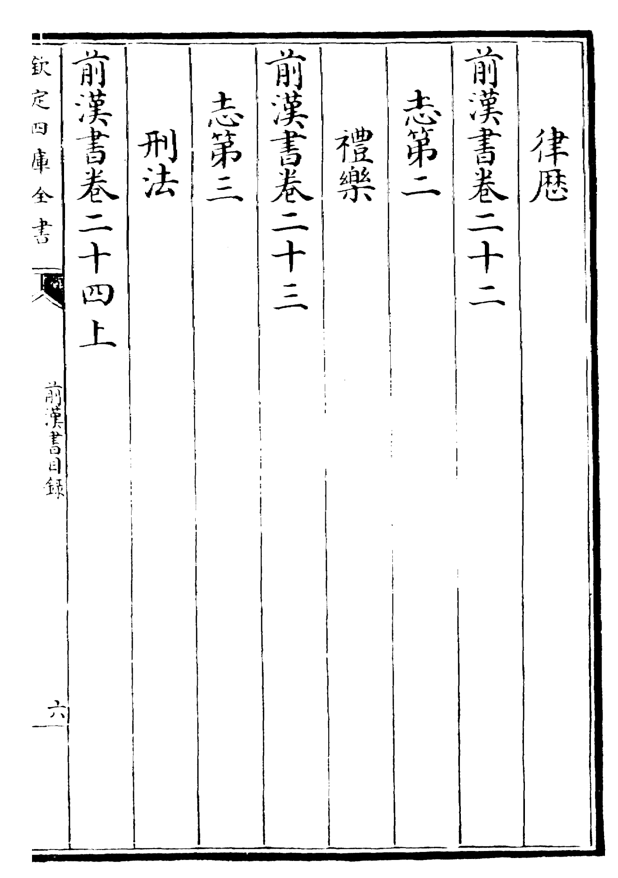
表第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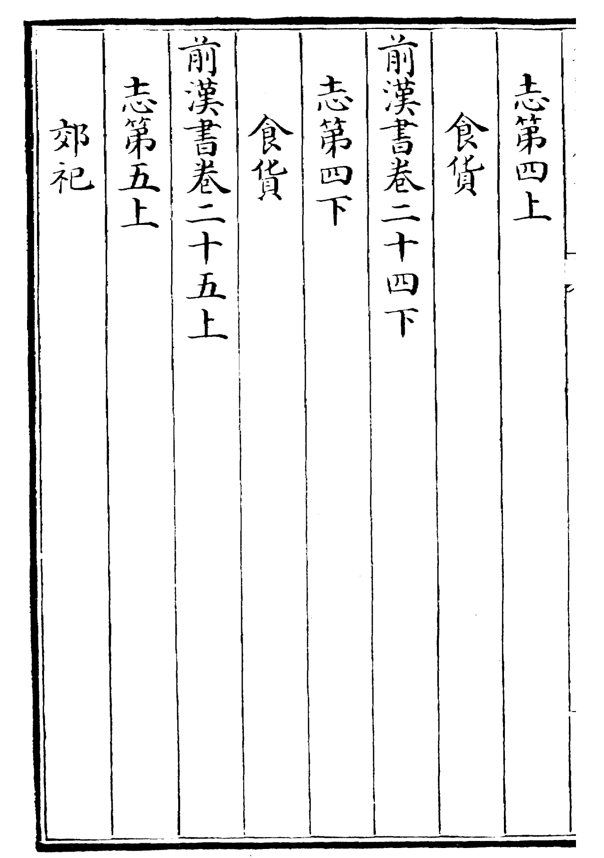
王子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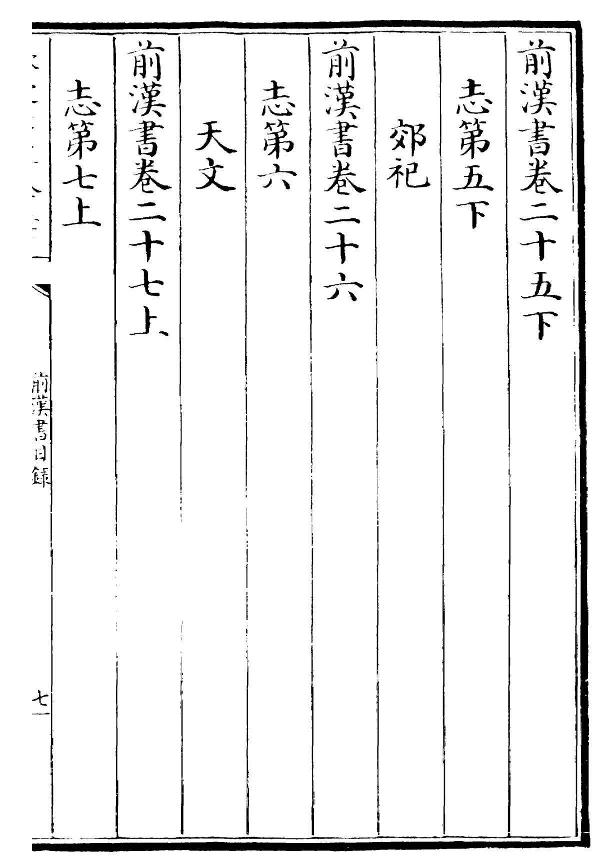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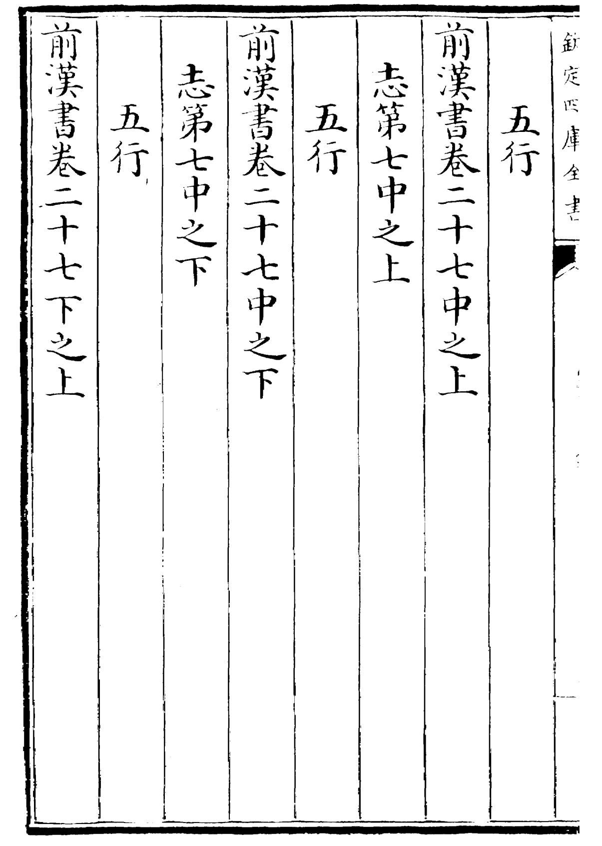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

志第七中之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

志第七中之下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

志第七下之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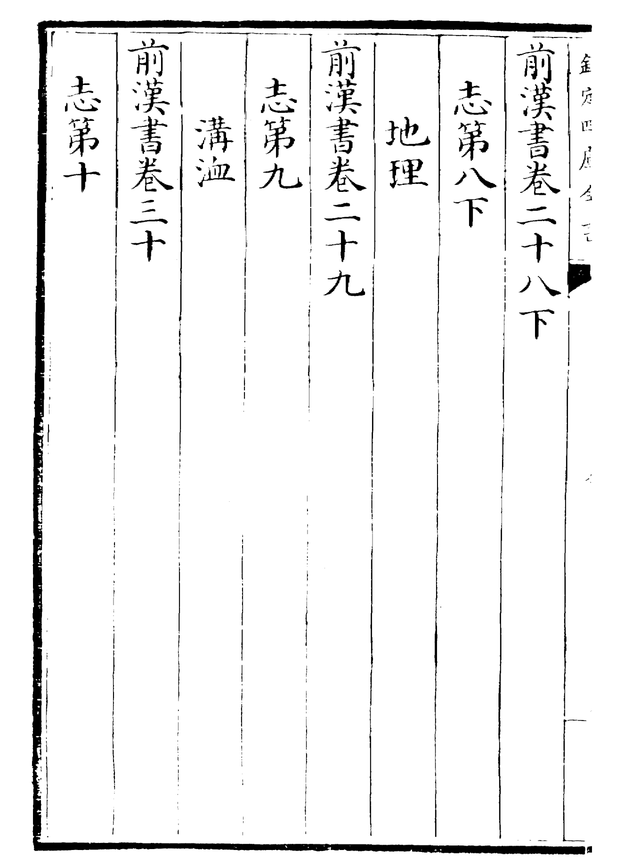
志第七下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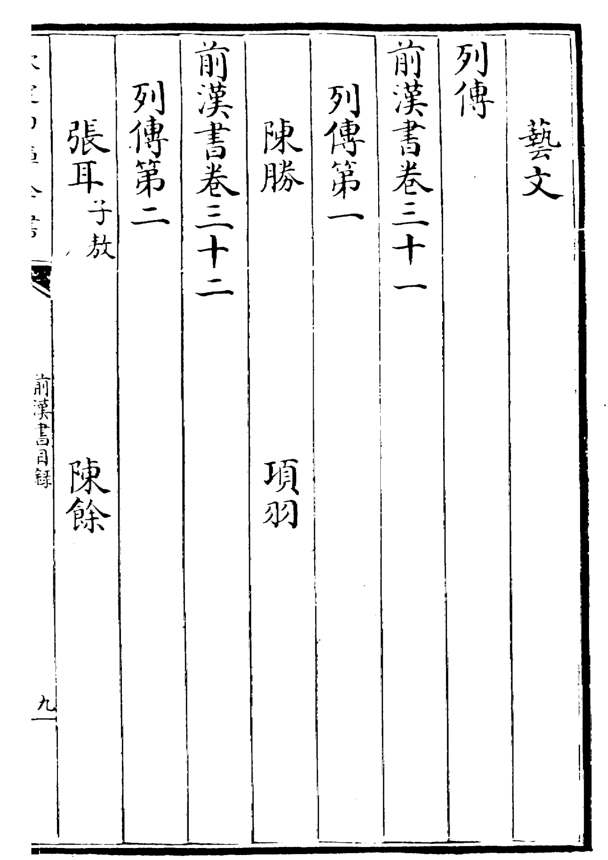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八上

志第八上

地理





藝文

列傳

前漢書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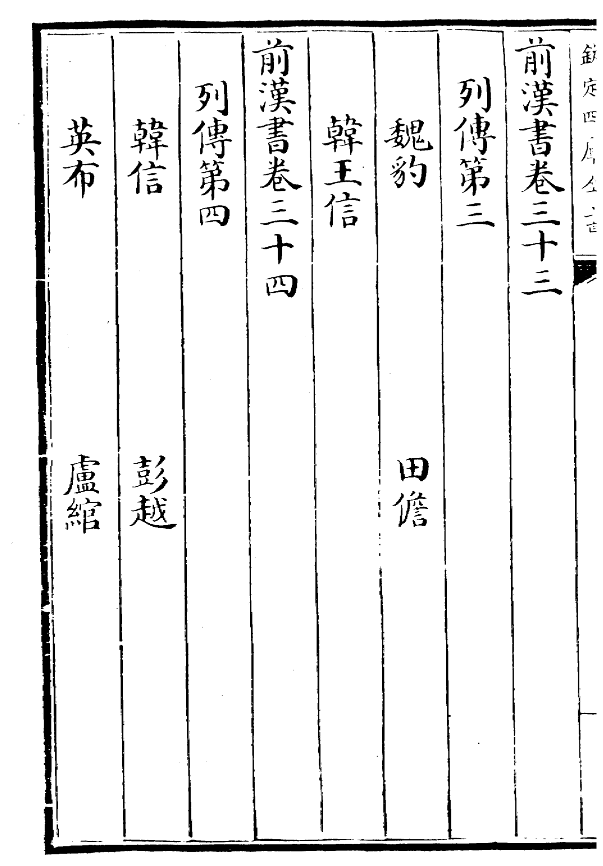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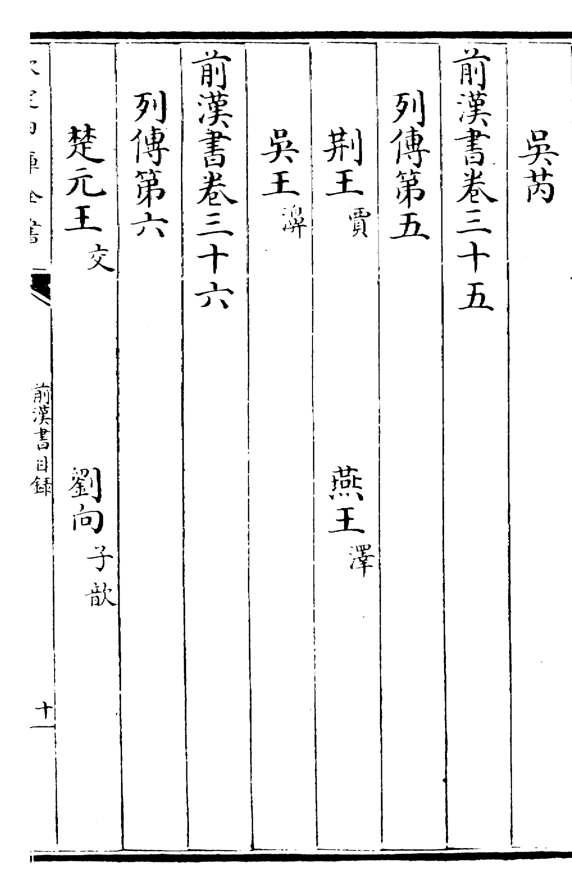
陳勝　項羽

前漢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張耳子敖　陳餘





吳芮

前漢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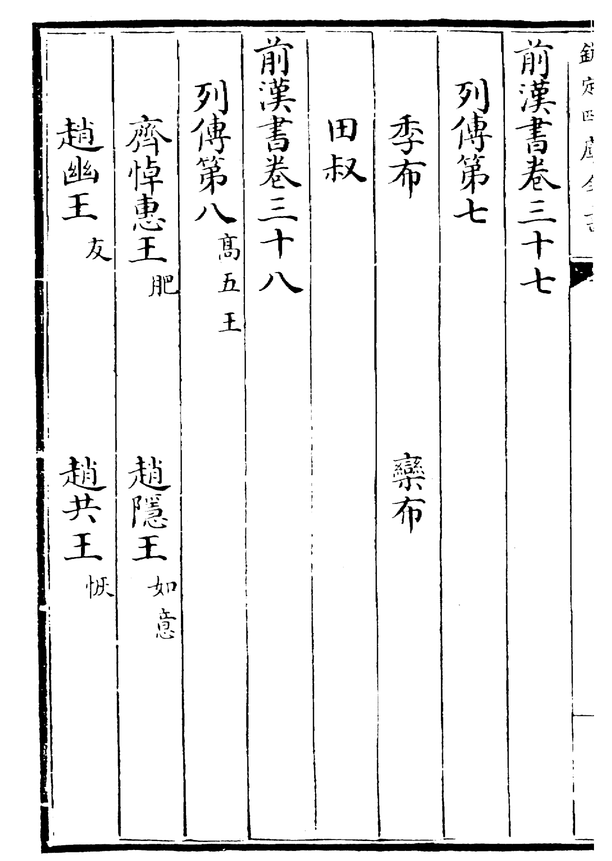
荆王賈　燕王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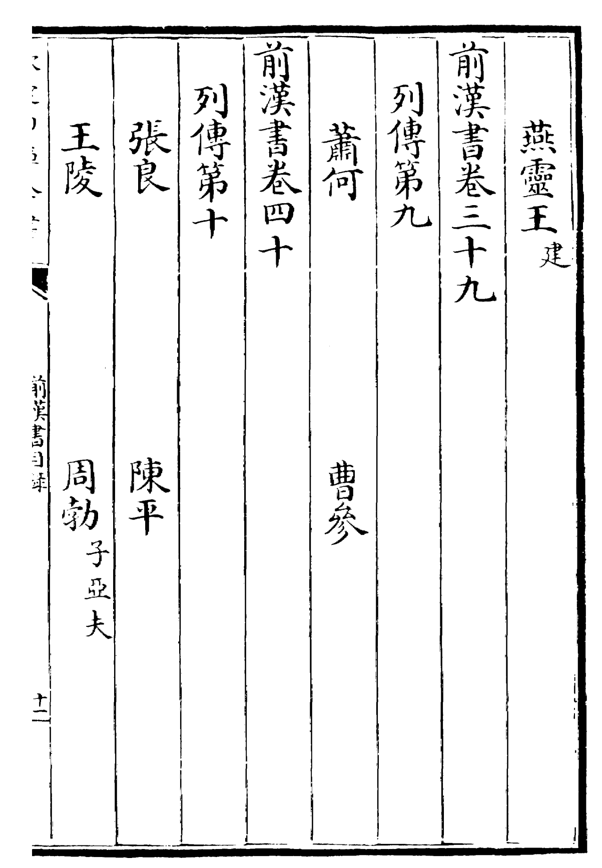
吳王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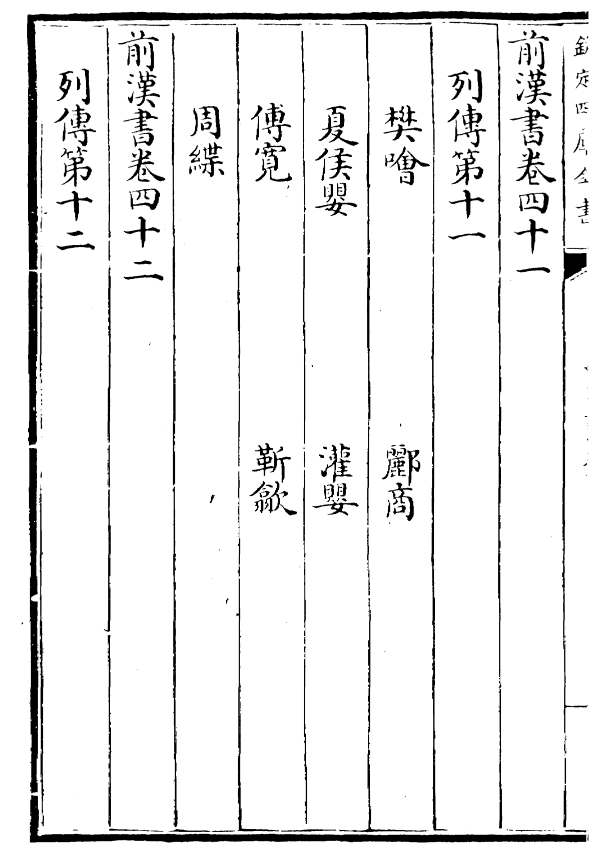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楚元王交　劉向子歆







前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樊噲　酈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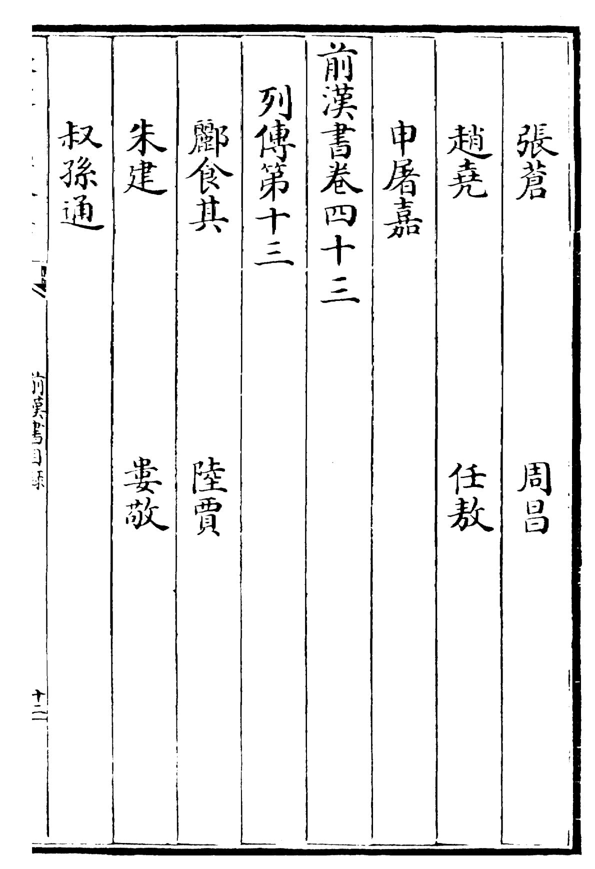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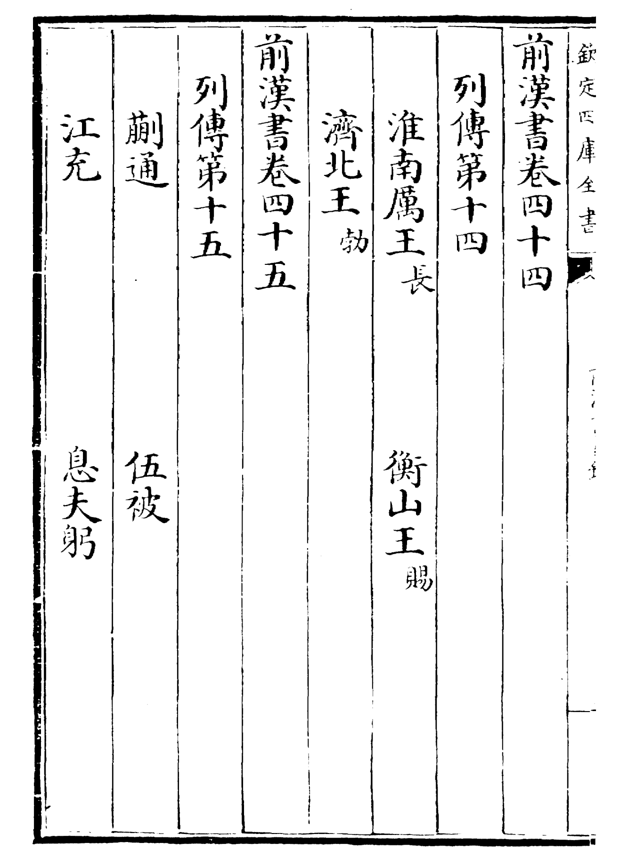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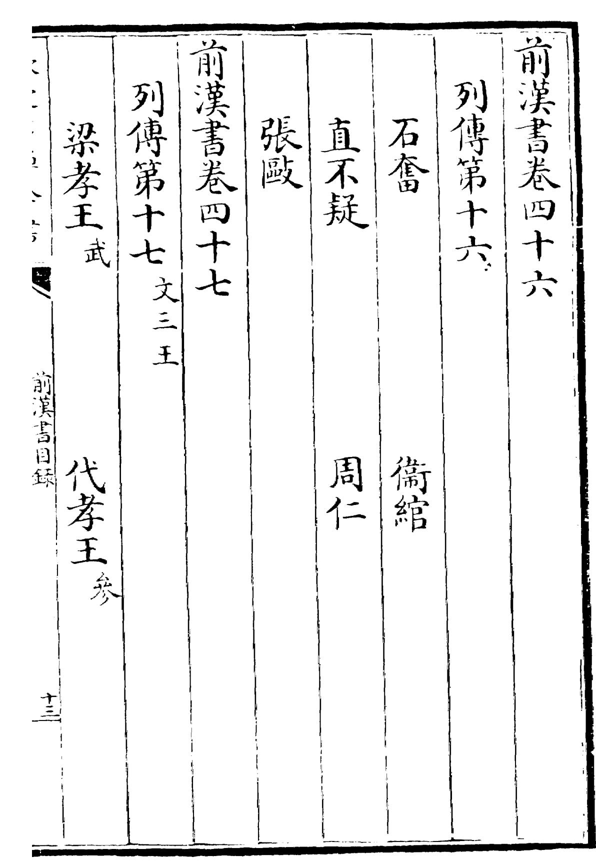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前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前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石奮　衞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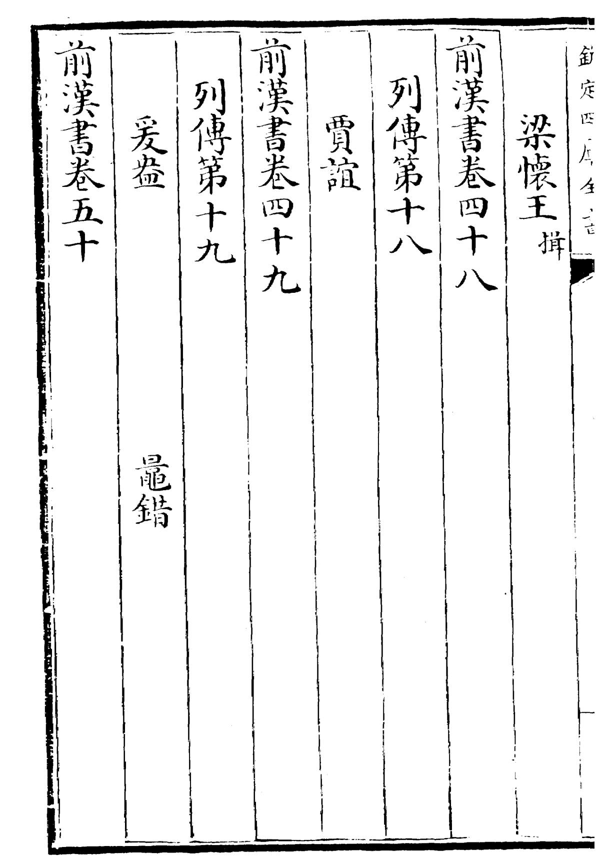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前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前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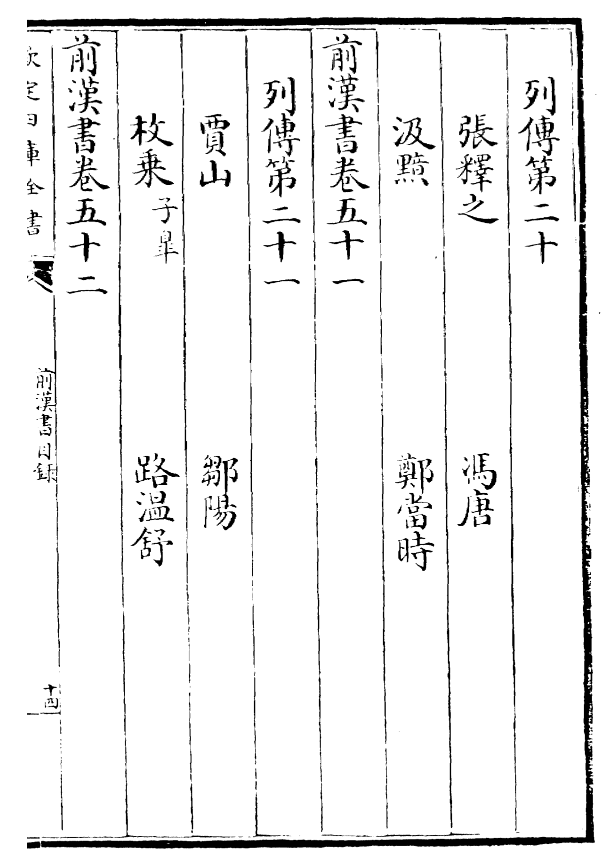
賈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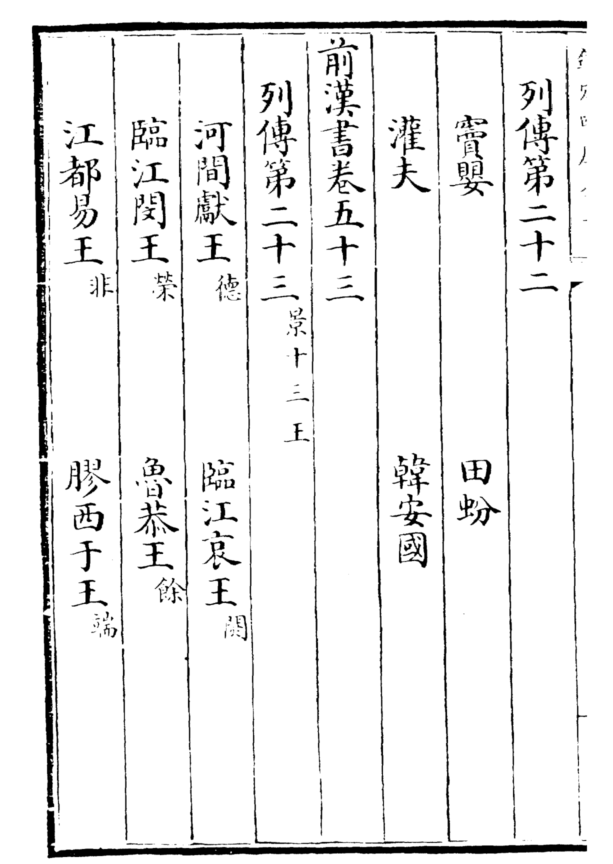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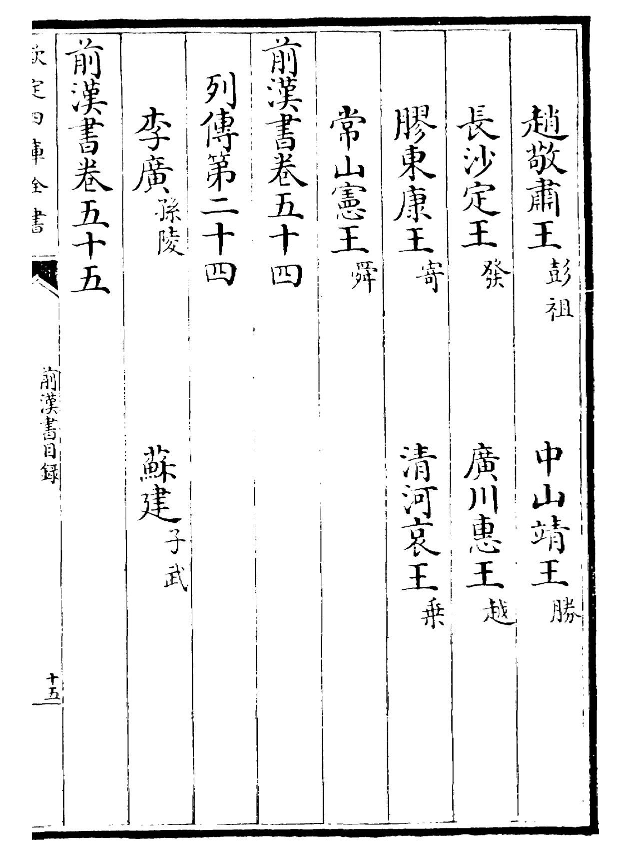
爰盎　鼂錯

前漢書卷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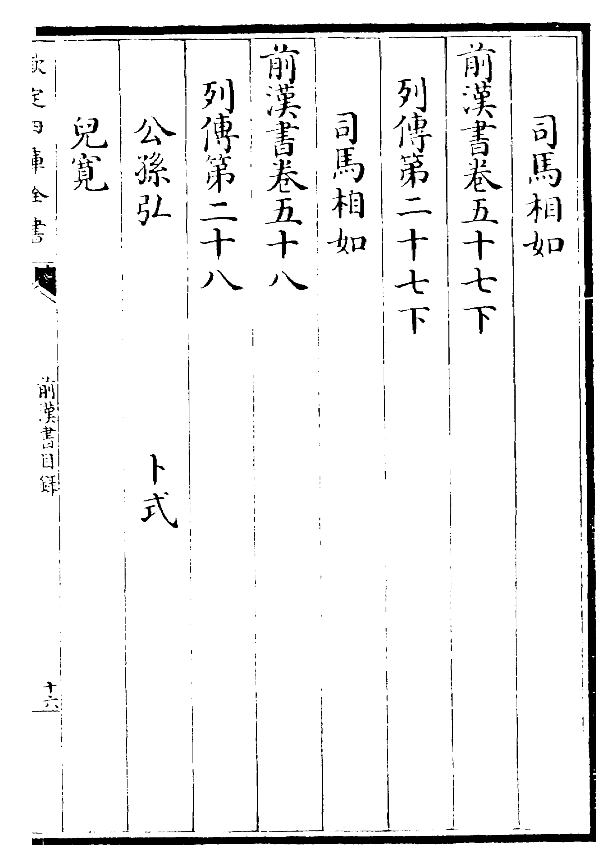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五十三



前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前漢書卷五十五



司馬相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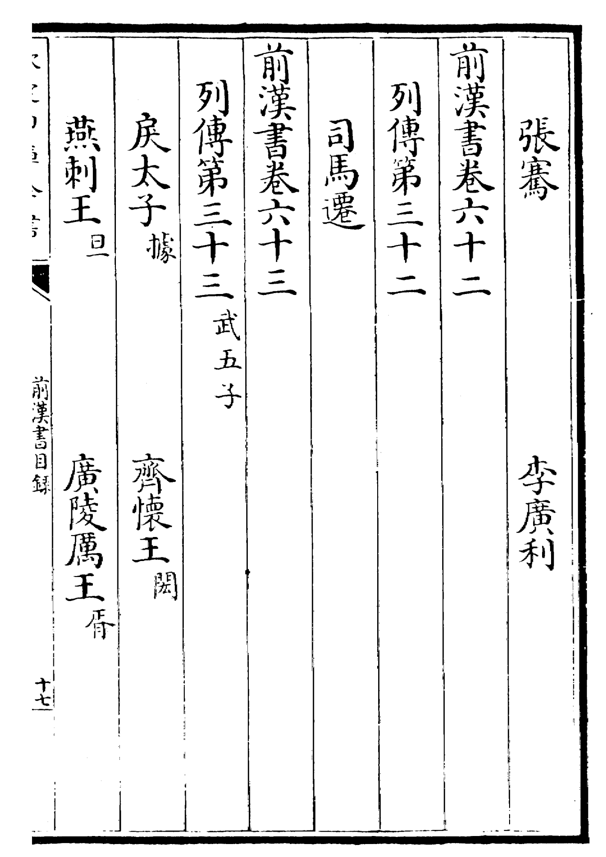
司馬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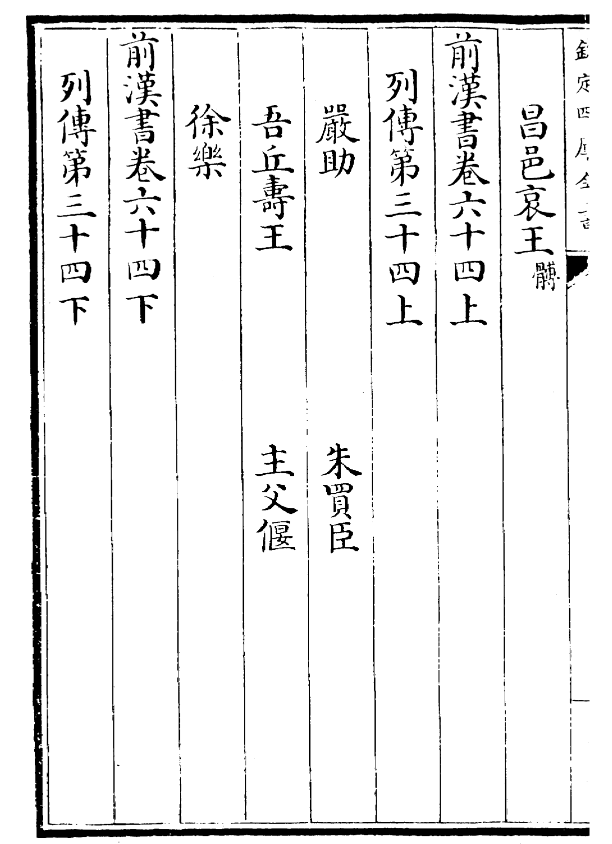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昌邑哀王髆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列傳第三十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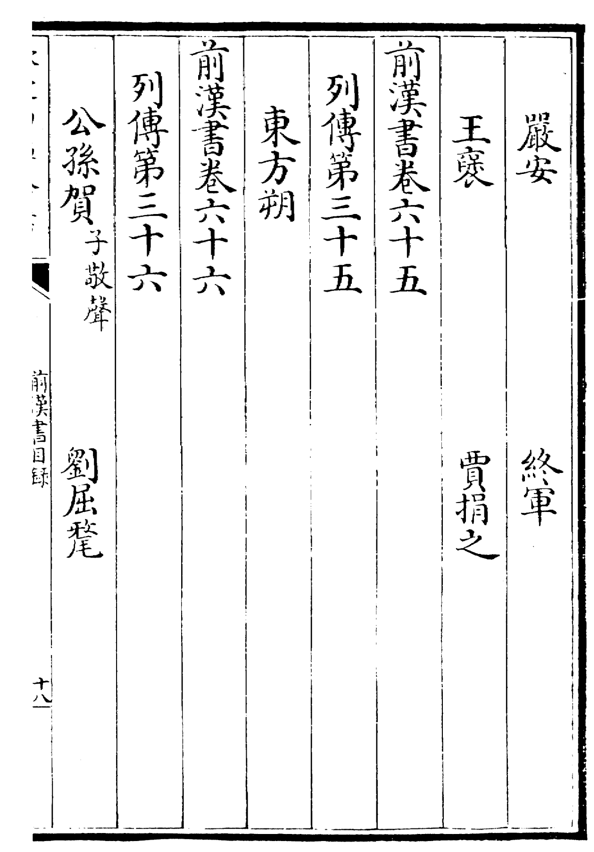
嚴助　朱買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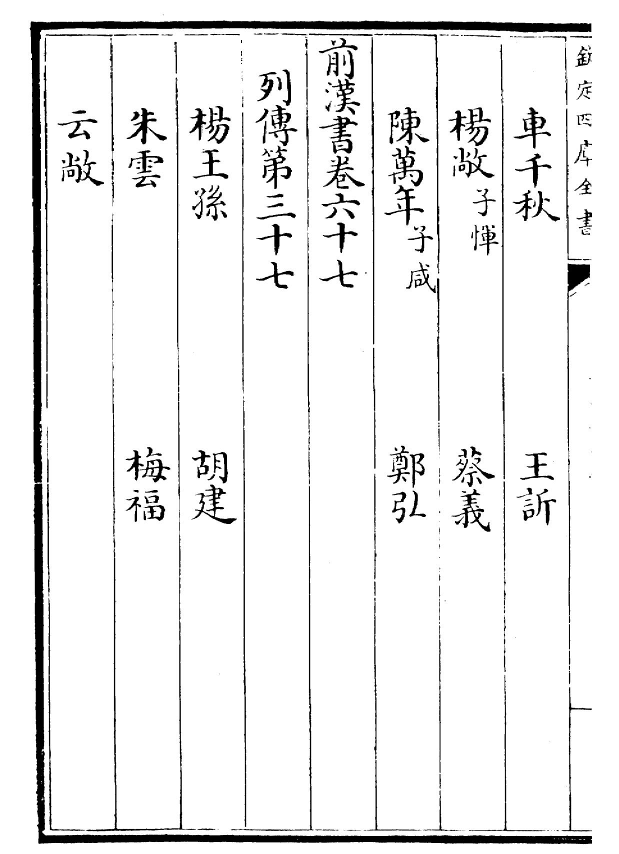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列傳第三十四下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子惲　蔡義

陳萬年 子咸　鄭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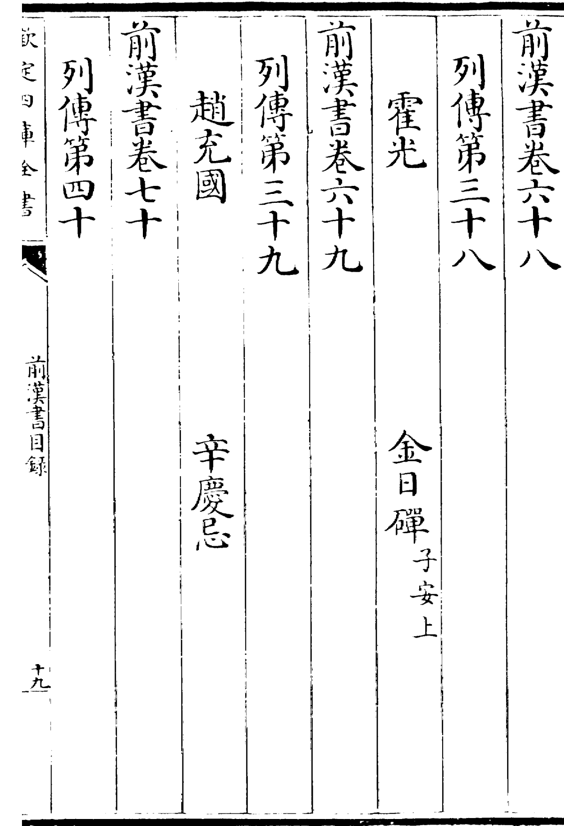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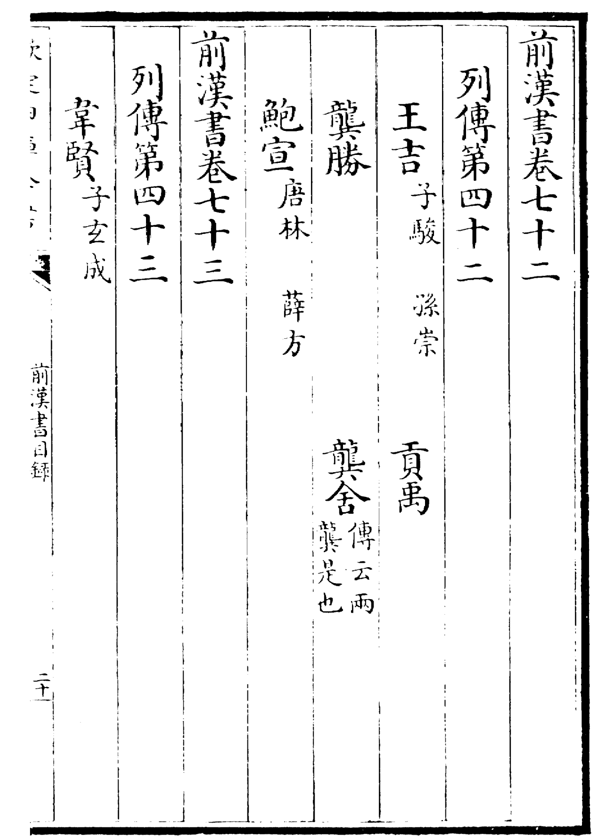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　疏廣 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前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前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魏相　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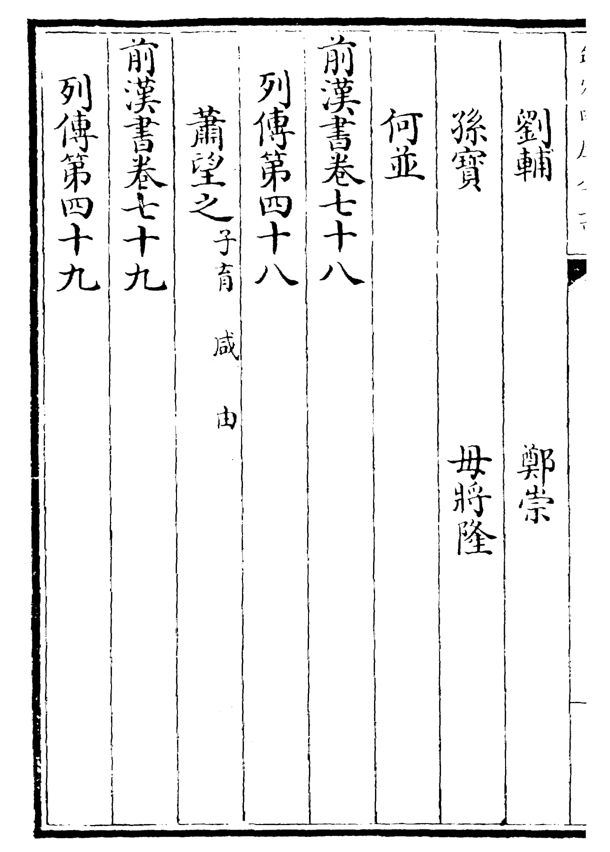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眭弘　夏侯始昌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前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子育　咸　由
前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子野王 逡 立 參

前漢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宣元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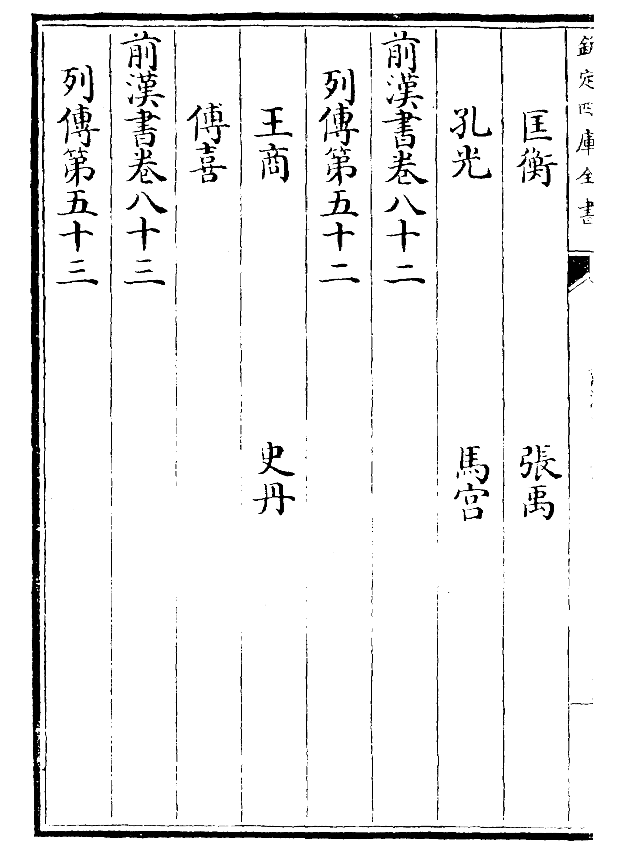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囂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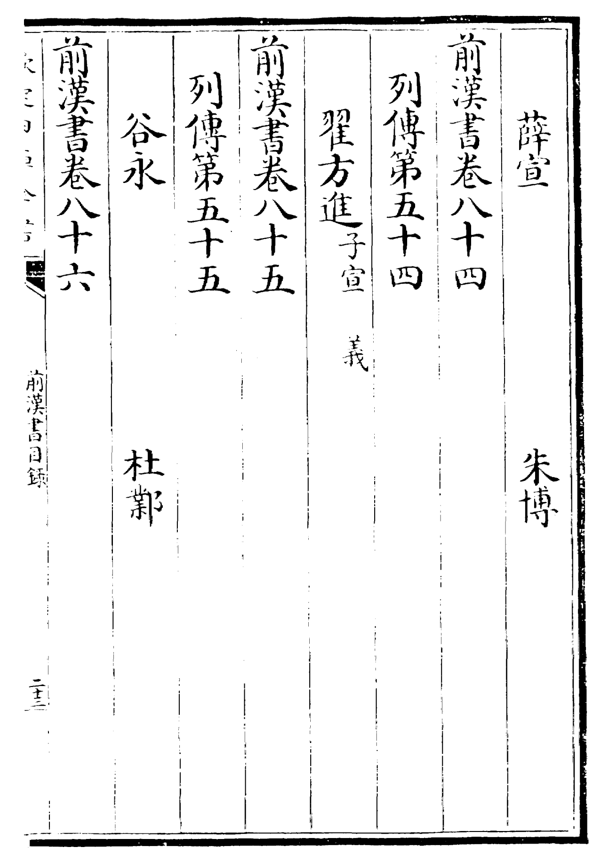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前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前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王商　史丹
傅喜
前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列傳第五十六

何武　王嘉

師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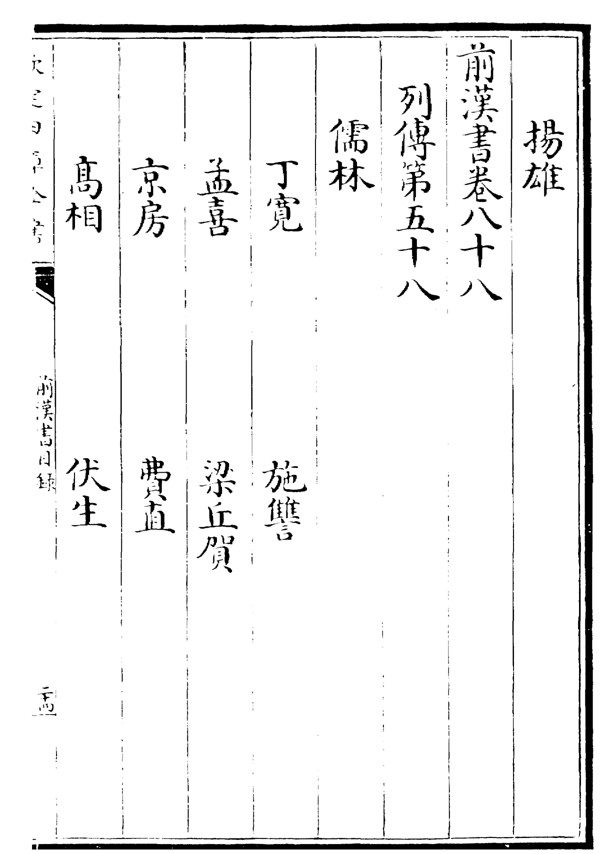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

列傳第五十七上

揚雄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

列傳第五十七下



揚雄

前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儒林

丁寬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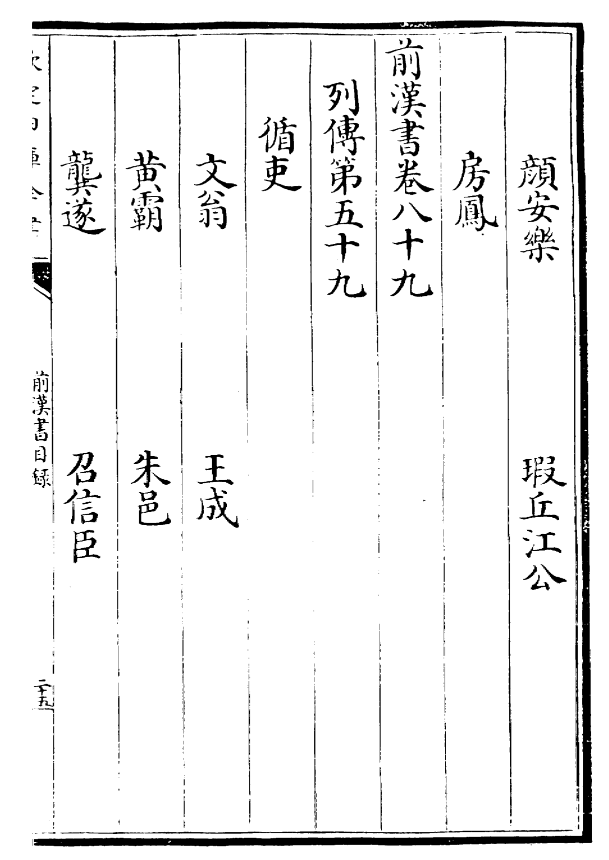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母生　嚴彭祖



前漢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酷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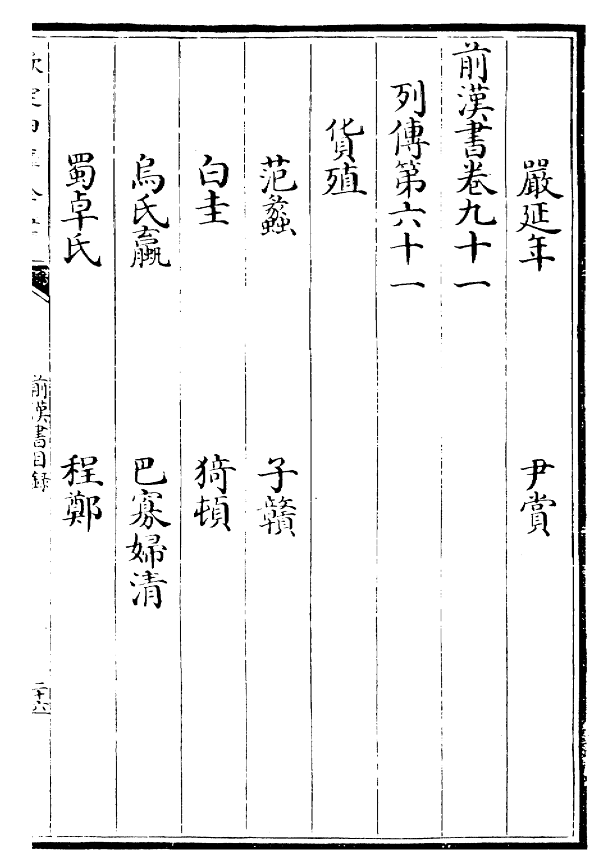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前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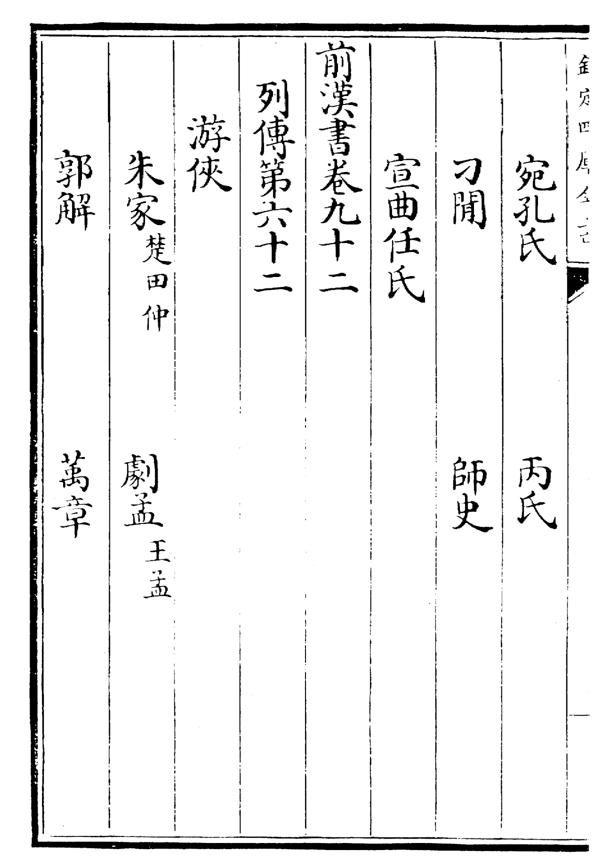
貨殖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蠃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丙氏

刁閒　師史

宣曲任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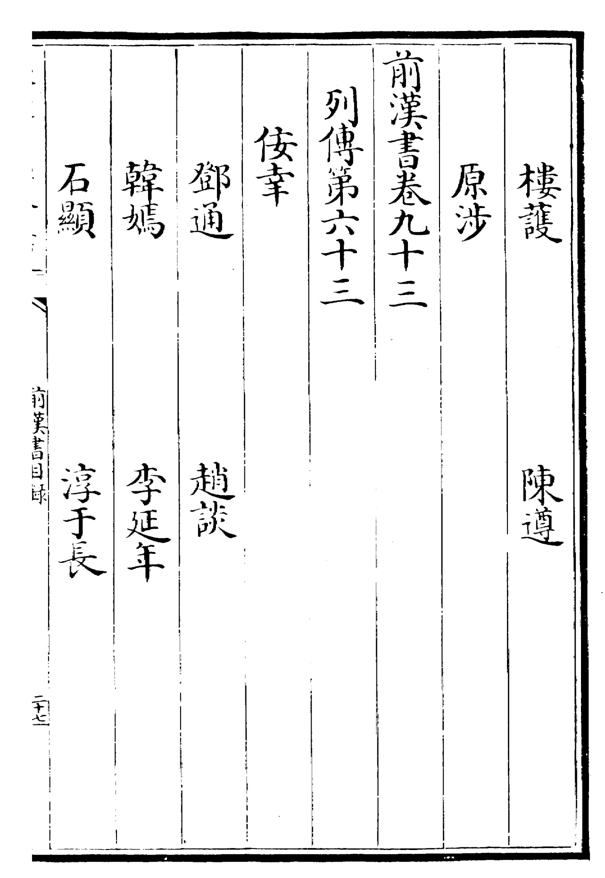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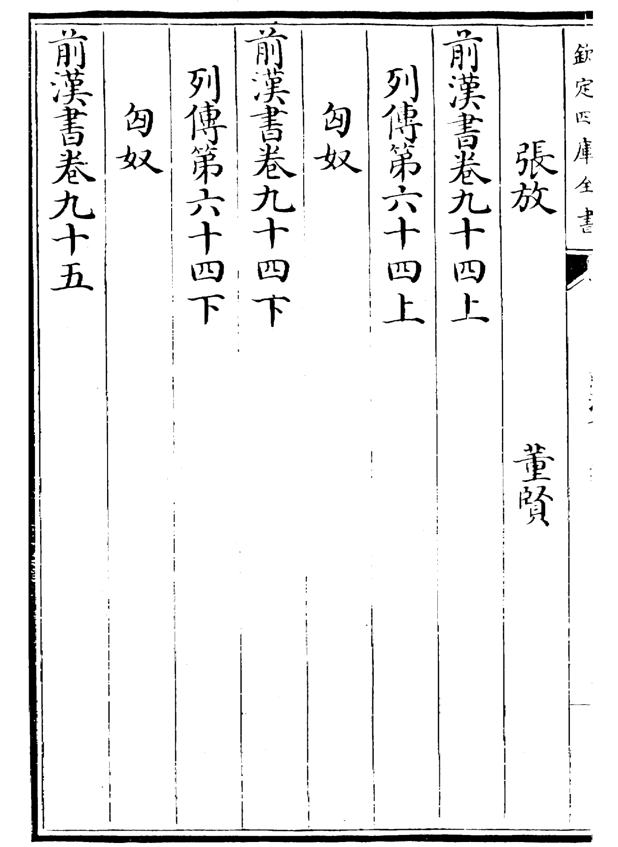
列傳第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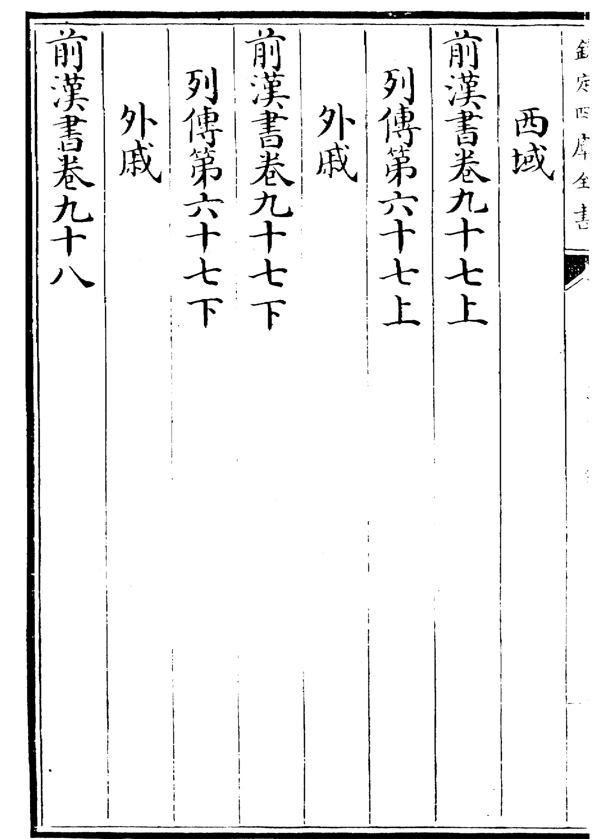
游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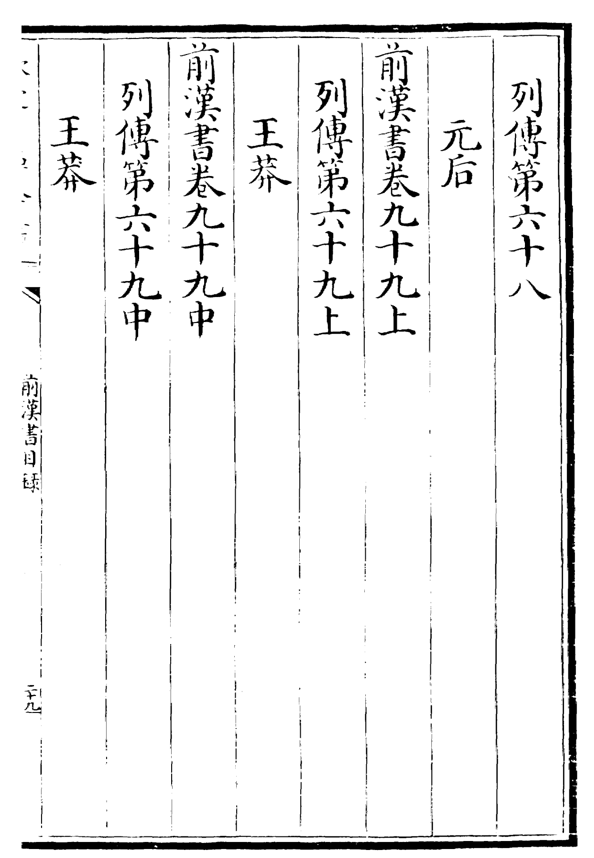
朱家楚田仲　劇孟王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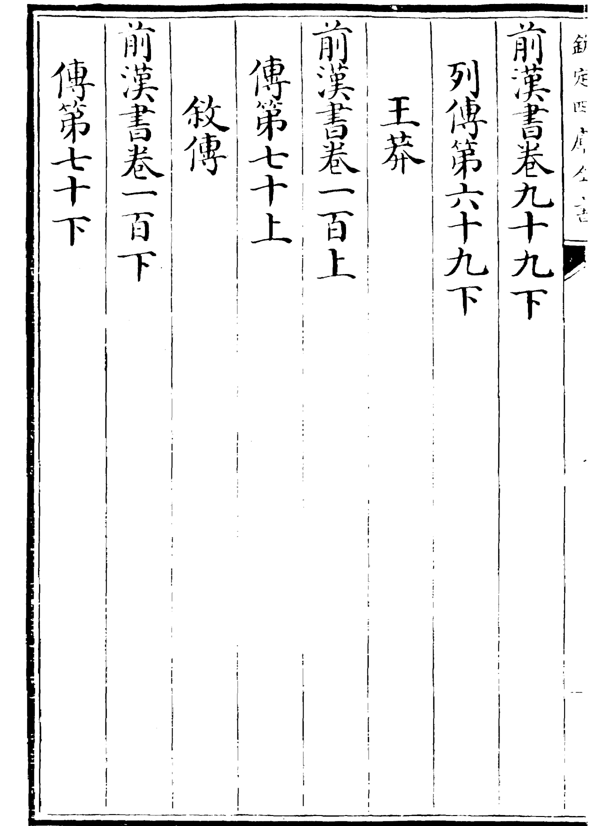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前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佞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淳于長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王莽

前漢書卷一百上

傳第七十上

敘傳

前漢書卷一百下

傳第七十下

敘傳

西漢十二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地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

帝紀一十二卷十三

表八卷十

志十卷十八

列傳七十卷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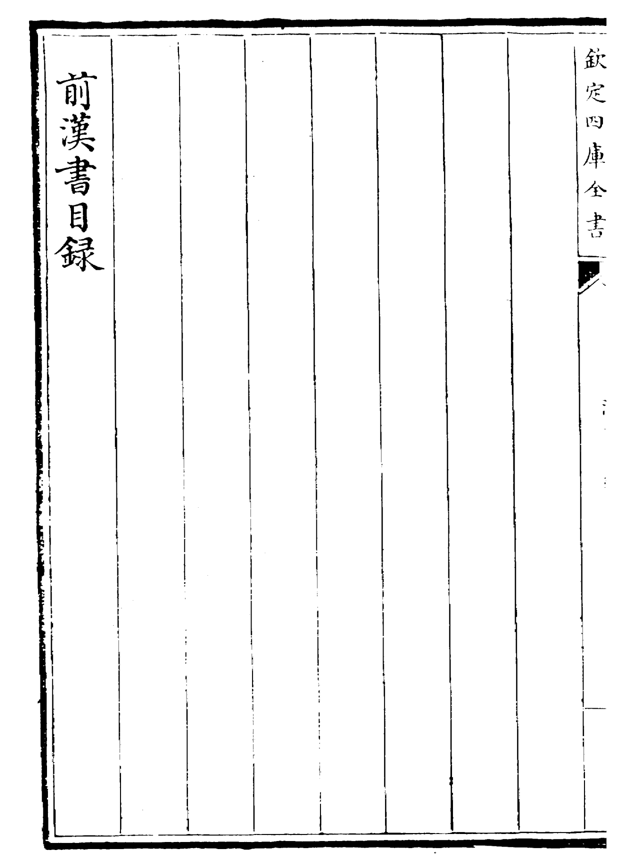
共一百二十卷

臣等謹案漢書一百二十卷蓋班固繼史記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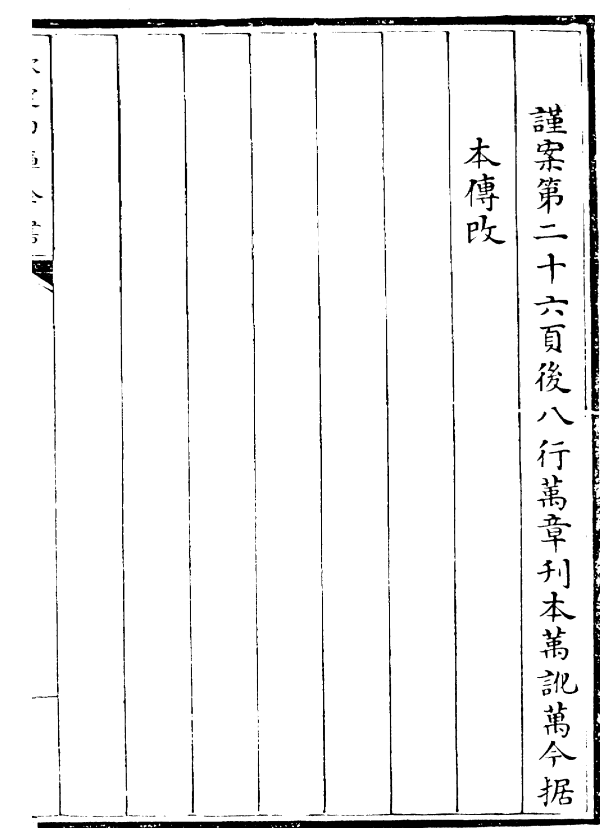
而斷代為書則自固始固書因父彪舊業及劉向劉歆揚雄之所述文贍事詳昔儒悉研精焉故為音義訓注者應劭服虔如淳以下二十餘家顏師古因其叔游秦之決疑更集衆說為注地理音釋精覈無比然歷年既久不無脫誤今以諸書互證附列於後宋人讀漢書或至三十七校今刻本庶無遺憾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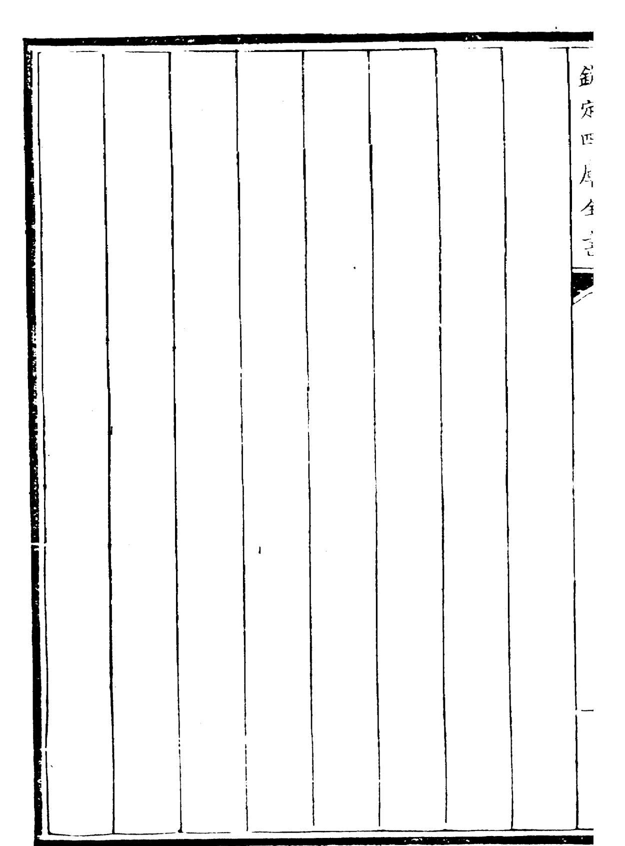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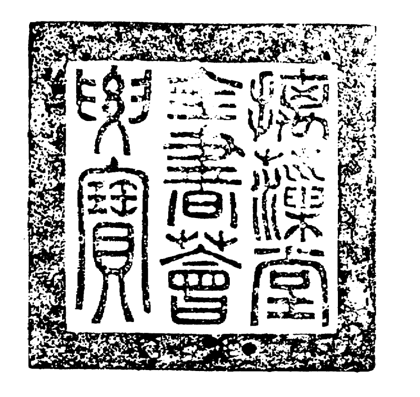
前漢書目録



謹案第二十六頁後八行萬章刋本萬訛萬今据

本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一上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十三 史部

前漢書卷一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

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劉攽曰予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

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母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媼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嘗息大澤之陂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夢與神遇**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父太**

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葢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葢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頟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美須髯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髯音人占反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宋祁曰注文景德本黶下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吏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媼王家之媼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貰賒也李登吕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鮦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别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時飲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宋祁曰一本無常字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

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令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縱咸陽秦所都繇讀曰傜古通用字○劉攽曰常作嘗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為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賮又作贐

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賮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令也大夫容之貴者總稱耳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豉反乃紿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紿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紿音徒在反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卧反次如字下亦同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攝也音丘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

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諡也韋說失之○劉攽曰予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諡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諡者貫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為子白隱矣皆此類

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嚳二音

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師古曰餔食之餔屈原曰餔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餔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餔也呂氏春秋曰下壺飧以餔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餔也餔音必胡反○宋祁曰餔當作必故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貴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如淳曰言弁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㠯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衆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續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筍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㠯古以字籜音托時時冠之師古曰愛珍此冠休息之暇則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

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紫行也音胡更反劉攽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行前者還報曰前有

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笞笞擊也音丑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之反

曰覺謂寤寐而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師古曰猒塞也音一涉反○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閒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秋七月陳涉起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名屬沛國至陳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

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高祖乃書帛射上城○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

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劉攽曰能雖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

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釁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旗幟皆赤師古曰幟幖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蕭該音義幟音熾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朱子文曰於文為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

却添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符嫗所言赤帝子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一事　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吴田儋與從弟榮横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　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横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沛公攻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陸方與鄭氏曰音房預屬山陽郡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幷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劉攽曰得得而殺之

漢書多以獲為得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苔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即如文氏之釋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令守豐不下且屠豐

雍齒雅不欲屬沛公_{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_{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_{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_{蘇氏曰歇音遏絶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_{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淩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郯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目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在留_{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

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劉攽曰余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司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如淳曰𡰱章邯司馬師古曰𡰱古夷字屠相師古曰相縣名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

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幷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

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隂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隂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竒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

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絜於項繣者結礙也絜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眗怡師古曰眗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

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劉攽曰余謂顔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歷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謂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

懷王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

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師古曰慓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慓音頻妙反又匹妙

反悍音胡旦反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

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

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

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

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縣名也遇剛

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奪其軍四千餘人

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圉臣瓚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酈食其為里監門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朱子文曰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

洗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齵遇音顒師古曰齵音丘羽反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徧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别將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絶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絶轘音環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師古曰犨縣名也齮音蟻犨音昌由反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謂唯作而故師古詳釋之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

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其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邌亦徐緩之意也音黎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為侍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私屬官號恢音口回反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

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劉攽曰按文少足下二字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惟令足下留守宛可以删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沛公曰善七月南陽

守齕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戸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鰓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説非也韋氏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吴芮初為番令故號曰番君鋗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蹢躅之蹢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蹢如音持益反于吳芮傳則音郎益反于樊噲傳

則音直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酈商傳則音歷不曉所以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勺反謂略奪也○宋祁曰掠舊作力勺反刊誤案經典釋文攺勺為向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宋祁曰瑕丘申陽觀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鄉里似文穎說勝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鄭氏曰蕢音賈蘇林曰蕢音蒯師古

曰蘇音是也丘怪反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劉攽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髙帝廼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玆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

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繫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韍音弗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

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

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宋祁曰南本使字下

有兵字　毋内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于此悞衍此戲水名下文注戲旌麾也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劉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說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 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旦也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朱子文曰夜馳見張良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字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

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令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閒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師古曰莊項羽從弟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

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項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隨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也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脫身去間至軍師古曰脫

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而去開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故使臣獻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

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

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阸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皐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師古曰薊即幽州薊縣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竇田灌韓傳羽使卒三

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

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劉攽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說師古

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畤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畤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畤縣○宋祁曰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衆萬

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幷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幷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幷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廵撫其

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翕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吕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頴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綝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

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綝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

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䵷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北河靈夏州地也秦時繕治○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囿音宥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

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傜○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濵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卬置河内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悦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徳者昌逆徳

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為師古曰應說是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弒諸弒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劉攽曰以告之之字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

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劉攽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

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辟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

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過沛使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況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反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駮何所據依且茍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反與之遇而見拘執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將兵居下

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況既巳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

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傜役也服音是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曰音冊師古曰音求索之索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甬音踊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距漢軍為音于偽反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劉攽曰諸侯子謂諸侯

國人若上言楚子矣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在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刋誤改在字作右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乗邊塞李奇曰乗守也師古曰乗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乗城同關中大饑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以魏地萬戸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

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

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閭反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橈楚權服虔曰橈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

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莧反次下反間其音亦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

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樅木之樅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皐自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文穎

曰輮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煑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

甚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何乃迂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布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之綰師古曰音烏板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稾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宋祁曰越本無破字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竒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擿音他歷反嬈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

高祖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皐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皐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師古曰眜音莫曷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説是也羽當以救趙

還報李竒曰前受命於懐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懐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有也掘音具勿反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竒曰章邯等為王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横自立為

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瘉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宋祁曰欣自剄汜上死矣今梟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境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

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

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知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前漢書卷一上

前漢書卷一上考證

高帝紀第一上○監本刋此六字於第一行下非也今從古本提行顏注紀理也云云即解此目後凡某紀某傳俱倣此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劉攽曰予謂沛豐郡縣名○臣南名按攽說非也史家記事必用當時地名秦無沛郡沛縣屬泗水郡若全記郡縣必云泗水沛矣時蕭何曹參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周緤周苛周昌任敖

皆同縣人而盧綰則同鄉同里故於蕭曹等傳但曰沛人綰傳則曰豐人又曰與高祖同里也師古說是

則見交龍於上○臣名南按史記作見蛟龍於其上又為泗上亭長史記作為泗水亭長据後書郡國志云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見固集是亭名泗水不名泗上也

引入坐上坐注坐才卧反次如字○監本脫如字二字從宋本添又監本於顔注本文十删四五全非古人

之舊今並從宋本添補

因餔之○宋祁曰餔當作必故反○監本脫宋祁一段今從宋本凡三劉刊誤宋祁朱子文諸説別以一圈脫者俱補

高祖乃書帛射上城○按監本作射城上非也

不能完父兄子弟○臣召南按監本作父子兄弟非也此及史記並作父兄子弟故師古注曰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也今改正

沛公攻胡陵方與○臣召南按史記本紀此事在上年之末此從月表在二年十月凡漢書月日與史記本紀不同者皆据月表也

走至戚注東海之縣也○胡三省通鑑注曰以地理考之沛郡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臣召南按此說足以正顔注之失

至陽城與杠里注孟康曰二縣名也○胡三省曰陽城

史記作成陽索隱曰在濟陰臣名南按陽城係成陽

轉寫之誤不獨史記可證本書曹參傳擊王離軍成

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即此事也

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臣名南按功臣表樂平侯衛

無擇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當即此皇欣武滿

史記作武蒲蒲蒲滿字形相近未知孰是

攻開封未拔注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臣名南按

注非也漢時開封縣屬河南郡其滎陽郡至晉始置

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曰嶢關即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臣召南按魏書高允傳允語崔浩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初謂不然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

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高允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蔽司馬温公通鑑所以於十月之下從史記直言沛公至霸上不言五星聚井劉攽謂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迺以夏十月入秦亦即崔浩前三月之說也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句上監本衍二月二字從宋本刪去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臣名南按月表濟北王

都博陽遼東王都無終膠東王都即墨代王都代常山王都襄國此紀於諸國俱言所都而此數國獨闕

諸侯罷戲下注○顧炎武曰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葢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耳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從杜南入蝕中○程大昌雍録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

午谷

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臣名南按此段語史記但曰韓信與韓王信傳一字不易其上亦無拜大將軍明文似此策本出於韓王信也漢書韓王信傳直用史記而高紀以為淮陰語自相矛盾矣

繕治河上塞注○臣名南按河上塞即河上郡之北境與匈奴邊界處非秦時蒙恬所取河南地因河為塞者也蓋自諸侯叛秦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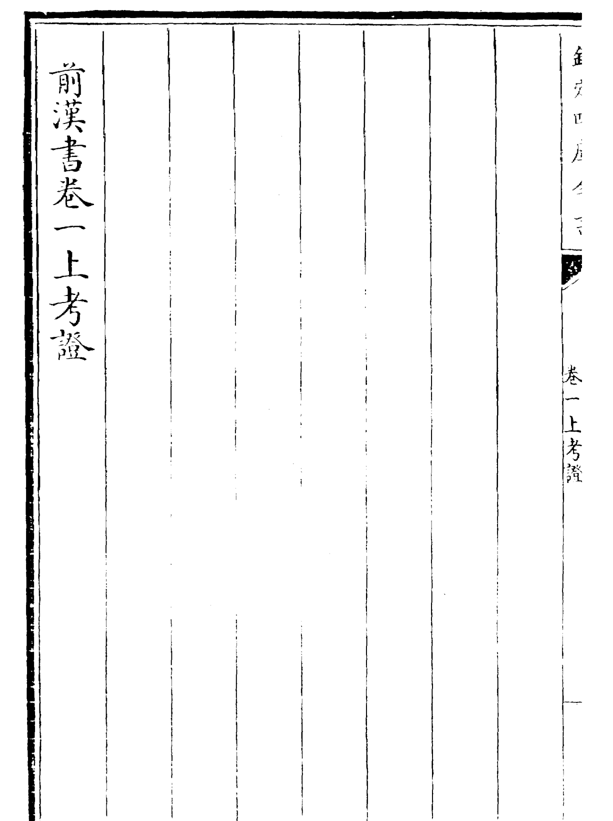
故塞匈奴傳可証也河上郡後為馮翊前即塞王國此時初得其地即復繕治障塞耳晉灼注以遠在朔方五原者解之非也

大戰彭城靈壁東○大戰監本訛大敗從宋本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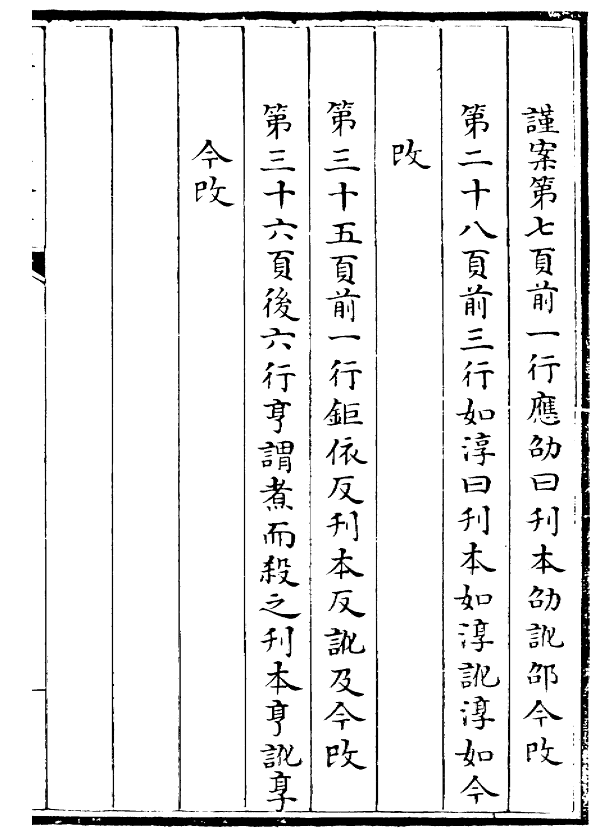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臣召南按史記置郡即在二年歲首葢不待章邯自殺其地已入漢也此紀敘於六月葢因廢邱既降而總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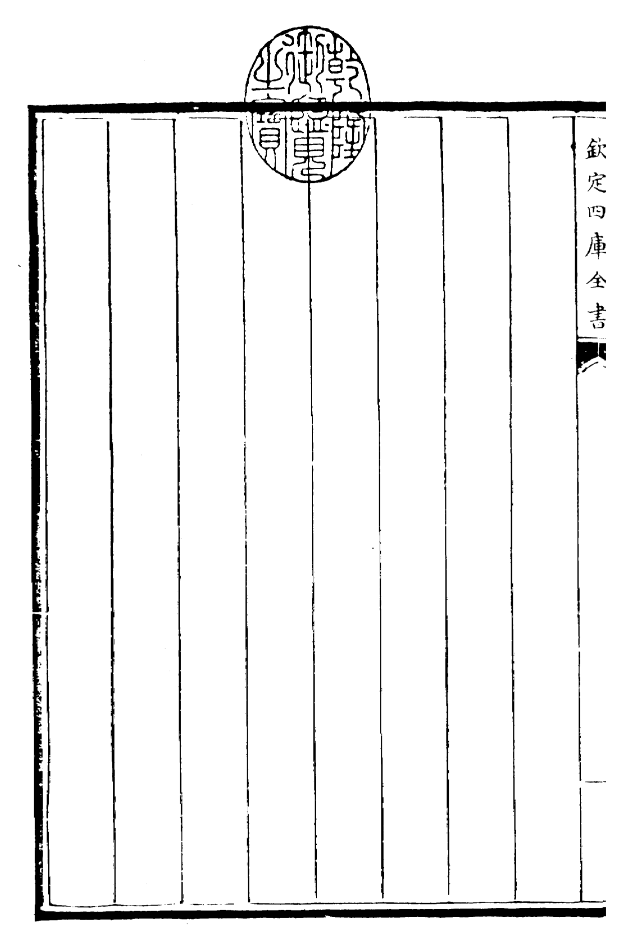
割鴻溝以西為漢注○監本注後有索隱引張華及北

征記一段按此宋本所無而監本自增者也凡索隱
說已見史記不當附麗於此今從宋本删之



前漢書卷一上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一行應劭曰刋本劭訛邵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三行如淳曰刋本如淳訛淳如今改
第三十五頁前一行鉅依反刋本反訛及今改
第三十六頁後六行亨謂煮而殺之刋本亨訛享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